



小舞台 25

文娛材料叢刊

上海文化出版社



小舞台 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北京）

1966 年 春节文娱演唱材料 新 书

胡伯伯的孩子(越剧)

草木皆兵(相声)

炸昏头(快板)

搬(相声)

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小演唱)

一分钱(小戏曲)

变与不变(独幕话剧)

母女俩(独幕话剧)

贴心人(小戏曲)

果林会(小戏曲)

货郎与社员(小歌舞剧)

丰收舞

农村歌本

小电影(幻灯材料选集)

小舞台(26)(特大号)

工人演唱(6)

——上列新书本月份陸續出版——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小 舞 台

· 第 25 期 ·

编辑、出版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78 号

印刷者 大众文化印刷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1965 年 11 月第 1 版 196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40

印张 1 1/2

字数 47,000

印数 1—100,000 册

统一书号 10077 · 1215

定价(四) 0.10 元

小舞台



4160638114

第25期

1965年11月

司令員教我站崗(對口詞) ····· 胡榮貴(2)

我是前綫一民兵(唱詞) ····· 朱靜影(7)

巧炸彈藥庫(快板書) ····· 王印權(8)

哪兒安全(相聲) ····· 鞍山市曲藝團集體創作(13)
李國全執筆

小電影 第三顆手榴彈 ····· 蕭武 覃改編(20)
徐進 張仁康繪圖

心連心(故事) ····· 鄒太云(25)

田
頭
小
唱

手捧新稻清又香(唱詞) ····· 周庄業余劇團集體創作(31)
周玉貴執筆

四老漢夸夏種(表演唱) ····· 周浩年(32)

“積肥迷”看戲(唱詞) ····· 晨貴(37)

养猪謠(對口快板) ····· 海門縣地委工作組(38)

咱家有杆槍(唱詞) ····· 華志祖(39)

一分錢(小型戲曲) ····· 嘉定縣望仙公社業余創作組集體創作(40)
幸之整理

附：導演《一分錢》的幾點體會 ····· 嘉定縣錫劇團導演組(48)

小講座 怎樣創作和表演對口詞 ····· 蕭武軍(50)

小信箱 介紹幾種簡易舞台效果技術(二)槍聲、炮聲與爆炸聲 ····· 盧珂(55)

常用曲調 老簧調(一)(二) ····· 聞來編輯(59)

封面圖：呂學勤畫



司令员教我站岗

胡 荣 贵

- 甲 我到部队，
乙 时间不长，
甲 大家叫我——
乙 新兵小王。
甲 部队感人事儿实在多，
乙 千件万件挑一桩，
合 讲一段——
《司令员教我站岗》：
甲 一个漆黑的晚上，
乙 我到海边去站岗。
甲 没有月亮，
乙 没有星光，
甲 海风呼呼刮，
乙 海浪哗哗响。
甲 这个鬼天气，
乙 真有点够呛！
甲 更得加倍警惕，
乙 提防敌人玩花样！
甲 我眼瞪着海面，
乙 子弹顶上了膛，
甲 “水鬼”敢露头，
乙 就给他一枪！
甲 突然，沙沙的脚步声，
乙 响自我的后方，
甲 一个魁梧的身影，
乙 出现在沙滩上。
甲 “谁？”
乙 “我。”
甲 “口令？”
乙 “海防。”
合 原来是咱们的司令员来查岗！
甲 司令员，
乙 白发苍苍。

甲 司令员，
乙 满脸风霜。
甲 艰苦岁月里，
乙 他曾随红军北上，
甲 战斗年代中，
乙 他又驰骋疆场……
甲 今天，
乙 我们的老首长，
甲 来到咱连蹲点，
乙 陪伴在战士身旁，
甲 同吃一锅饭，
乙 同住一间房，
甲 同唱一支歌，
乙 同练一条枪。
甲 多少事，
乙 他担上肩膀！
甲 多少事，
乙 他操在心上！
甲 “猪养得胖不胖？”
乙 “为什么要爱护枪？”
甲 他都要问一问，
乙 他都要讲一讲。
甲 今天晚上，
乙 浪大风凉，
甲 大家睡得真香，

乙 司令员还来查岗。
甲 多好的首长，
乙 爹娘比不上！
甲 我东想西想，
乙 把礼节全都忘光。
甲 司令员没有见怪，
乙 拍拍我的肩膀：
甲 “头次站岗慌不慌？”
乙 “不慌，就是有点紧张。”
甲 司令员哈哈一笑，
乙 声音宏亮爽朗：
甲 “锻炼锻炼，
就有胆量。”
乙 “哎！好铁不炼，
也不成钢。”
甲 “好啊！小同志，
志气挺强。”
乙 “这算得什么？
也值得夸奖。”
甲 司令员同志，
乙 就是这样。
甲 滴滴点点，
乙 都要表扬。
甲 司令员看了看哨位，

乙 又向四周了望——

甲 “小同志，你说说，
为啥站在这土岗上？”

乙 “站得高，看得远，
可以监视海面远方。”

甲 “敌人在后面出现，
你又怎么抵挡？”

乙 “‘水鬼’偷渡海面，
目标在前方。”

甲 “大陆有敌人暗藏，
这你忘了没忘？嗯？”

乙 “这……”

甲 问得张口结舌，

乙 只好不声不响。

甲 “你的位置过于暴露，
要提防敌人暗伤。”

乙 “我不怕流血牺牲，
可以把命豁上。”

甲 “流血要有代价，
要象黄继光那样。”

乙 司令员脸色严峻，
目光还是慈祥。

甲 “这里出了万一，
后果又会怎样？”

乙 “是啊！

简直不堪设想。”

甲 “麻痹大意可不当，
就是对革命的责任心不强。”

乙 “请您指示，
应该怎样？”

甲 司令员接过枪，

乙 伏到土岗旁，

甲 “瞧！
这样，

既能眼观四周，

又能耳听八方，

既能隐蔽自己，

火力又能发扬。”

乙 司令员边讲边教，
处理各种情况。

甲 呼啸的海风，

乙 刺着他的脸膛，

甲 奔腾的海浪，

乙 打湿他的军装。

甲 我真想多听一些，

乙 又怕司令员受凉。

甲 我忙接过枪，

乙 站到哨位上。
“司令员同志，

我明白了！”

甲 “以后站岗?”
乙 “一定这样!
请您休息,
我会站好这班岗。”
甲 司令员对我嘱咐,
乙 句句语重心长。
甲 党把千斤重担,
乙 托付我们肩上,
甲 一班岗, 一班岗,
乙 结成天罗地网;
甲 一班岗, 一班岗,
乙 筑成铁壁铜墙;
甲 一班岗,
乙 关系着人民的安危,
甲 一班岗,
乙 关系着祖国的威望。
甲 司令员的话,
乙 使我眼明心亮。
甲 司令员的话,
乙 为我增添力量。
甲 我直起腰杆,
乙 挺起胸膛,
甲 肩负起祖国托付的任务,
乙 屹立在海防线上。

甲 一阵阵刺骨的寒风,
乙 吹在我身上;
甲 司令员他发现,
乙 我少穿了衣裳。
甲 “小同志,你冷吧?
下次该多穿点衣裳。”
乙 “我身体硬棒,
不怕风吹受凉。”
甲 “不,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要爱护自己的健康。”
乙 司令员把自己的大衣,
轻轻地披到我的身上。
甲 一股暖流,
乙 涌进心房,
甲 浑身发热,
乙 脸上火烫。
甲 泪花盈满眼眶,
乙 滴到司令员臂上。
甲 就是浑身冻僵,
乙 也不能叫司令员受凉!
“首长身体保重,
请您自己穿上。”
甲 我和司令员,
乙 推推让让。
甲 “应该听话,

不要倔强。
冻坏身体，
怎么练兵打仗？”

乙 千言万语难启口，
我只好勉强穿上。

甲 风更大，

乙 天更凉。
“司令员同志，
请您休息，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您也要爱护自己的健康。”

甲 “嘿！
好，
再到哨所看看，
还有什么情况？
不走这一趟，
睡了也不香。”

乙 顶着扑面的风浪，

甲 司令员又去查岗……

乙 我鼻子一酸，

甲 热泪挂到脸上，

乙 后悔不该把大衣穿上，

甲 后悔没把司令员阻挡。

乙 我真想离开岗位，
护送司令员回营房。

甲 一想起司令员的嘱咐，

乙 我又握紧了手中枪，

合 今后一定站好岗！

甲 天边露出霞光，

乙 海面泛起金浪，

甲 一轮红日，

乙 蒸蒸日上。

甲 面对灿烂的景象，

乙 望着火红的太阳，

甲 毛主席的话儿，

乙 又在耳边回响：

甲 年青的一代，

乙 就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甲 党的重担，

乙 将来都落在你们肩上。

甲 毛主席的教导，

乙 司令员的期望，

合 我们永远不忘！

甲 一支枪，

乙 一班岗，

甲 都要从前辈那里，

乙 承接到我们肩上。

甲 共产主义大业，

乙 我们要敢于担当，



我是前线一民兵

莆田县 朱静影

我是前线一民兵，
日夜巡逻在海滨，
胸膛迎过暴风雨，
双脚踏破浪千层；
观察镜里望北京，
北京盏盏红灯明，
谁说隔山又隔水，
光辉灿烂照我心。

我是前线一民兵，
阶级界线分得清，
好了疮疤不忘疼，
时时刻刻把眼睁；

风里雨里勤操练，
杀敌本领过得硬。
妖魔鬼怪敢蠢动，
坚决打它不留情。

我是前线一民兵，
主席著作不离身，
活学活用做得好，
心儿红来眼睛明；
脚踩红岩怀天下，
眼放世界闹革命，
共产主义是目标，
手擎红旗永前进。

~~~~~

甲 象高山的青松，  
乙 经得起严冬寒霜，  
甲 象海边的岩石，  
乙 挺得住狂风巨浪。

甲 按着党指引的方向，  
乙 沿着前辈走过的脚印，  
合 永远，永远，  
往往直闯！

(快 板 书)



鞍山市 王印权

乌云遮月夜茫茫，  
浪打礁石海风狂，  
单说岬港飞机场，  
大门前三位英雄隐蔽在道旁。  
六只眼烁烁放光盯着大门口，  
他们个个紧握手中枪。  
带队的是越南南方解放军侦察排  
长——  
孤胆英雄范文光。  
范排长今天接到新指示，  
有个爆炸的任务叫他担当。  
只因为美帝在机场里新修个弹药  
库，  
各种军火里边藏，  
有炸弹、化学毒弹、汽油弹，

准备轰炸越南北方。  
解放阵线得到这个情况后，  
决定痛打野心狼，  
炸掉机场弹药库，  
给点厉害叫他们尝一尝。  
经上级反复研究后，  
把任务交给了范文光。  
范排长仔细一考虑，  
飞机场防御工事有加强，  
四周围蒺藜一道挨一道，  
尖桩一行靠一行，  
炮楼一个连一个，  
哨兵一岗接一岗，  
探照灯光白又亮，  
铁丝网上挂铃铛，

层层道道封锁线，  
想进去只有通过大门上。  
范排长把行动计划考虑好，  
率领大壮和阿强，  
带上一包黄炸药，  
穿上敌人伪军装。  
三英雄一切准备好，  
来到机场大门旁，  
匍匐隐蔽壕沟里，  
定睛观察来了望。  
大门口两个炮楼分左右，  
从里边伸出机关枪；  
四名伪军站着岗，  
呲牙咧嘴象恶狼。  
范排长看罢心气愤，  
瞧了瞧大壮和阿强。  
看来敌人真狡猾，  
防御措施又加强啦，  
为了痛击侵略者，  
为了赶走美国狼，  
哪怕刀山也要闯，  
就是火海也要趟，  
现在是夜里九点整，  
十二点前要炸响，  
真实情况已掌握，

过一会有辆吉普小汽车开回飞机场，

车一到把它给截住，  
行动迅速不要慌。  
正想着忽然阿强猛一怔：  
“排长，你听好象汽车响！”  
范排长顺着声音看，  
公路上射过一道电灯光。  
正是一辆吉普车，

（白）“行动！”“是！”

两人跑到大道上，  
在公路中间挖个坑，  
埋上一个木头桩，  
木桩上边有行字：  
“注意小心地雷响”，  
两人一看布置好，  
转身回到大道旁。  
这时候，汽车越来越靠近，  
唰，电灯光线照着了木头桩。  
司机煞闸跳下汽车留神看，  
“注意小心地雷响”！  
我的妈呀！司机转身刚想跑，  
有一只手枪对准他胸膛：

（白）“不许动！”“噫！”  
这司机一见手枪害了怕，

浑身发抖似筛糠：  
“饶命——请饶命，  
投降——我投降。”  
“别害怕，我们是解放军，  
有件事跟你来商量，  
想借你的汽车用一用，  
你看怎么样？”  
“行！行！您要用汽车就开走吧，  
这点小事不用来商量！”  
“我再问你，今天晚上什么口令？”  
“口令是：面包！”“回令？”“回令是：  
香肠！”

问完话捆上司机堵住嘴，  
把他放在大道旁。  
三人纵身把车上，  
炸药包就在身下藏。  
阿强开车往里闯，  
转眼来到大门上，  
站岗的过来忙阻挡：  
“站住！检查！”  
范排在车里不慌也不忙：  
“我们是第三别动队，  
要见队长报告情况。”  
伸手掏出通行证，  
在哨兵眼前晃两晃，

这小子一看有个红戳，  
赶紧躲道往里让，  
其实那戳是用萝卜刻。  
他还以为是公章呢！  
这时候小汽车已经闯进去，  
一直奔向弹药库房。  
到近前把车停在黑暗处，  
三英雄下车一打量，  
弹药库设在东北角，  
房子高大宽又长，  
后头地基铁皮盖，  
钢筋水泥硬梆梆，  
大铁门上有把锁，  
大锁头电灯下面直闪光，  
门前站着一个瘦哨兵，  
手端大枪直晃荡。  
排长想：库房修得很坚固，  
在外头爆炸威力并不强，  
必须把炸药放到仓库里，  
才能把库房全炸光；  
干掉这个哨兵倒好办，  
可是没钥匙打不开锁头进不去房。

（白）怎么办？他正在想办法——  
忽然见一个胖子来换岗，  
冲那个小子开了腔，

“哎，刚才可有什么情况？”

那小子说：“平安无事很吉祥！”

说着话掏出一把大钥匙：

“给你，留神别让解放军来摸岗！”

胖子答应一声好，

接过钥匙兜里装。

那瘦子下岗回宿舍啦，

这边乐坏范文光。

开锁钥匙有着落啦，

回过身来叫大壮：

“大壮，过去把哨兵给干掉，

然后你替他站上岗，

“是！”大壮端枪走过去，

那胖子一见来人心发慌，

（白）“口令？”“面包！回令？”

“香肠！干什么的？”“查岗的！”

胖子一听来查岗，

半信半疑正思量；

潘大壮一个箭步穿过去，

噗的一声刀尖扎进他胸膛。

范排长过去搜出一把大钥匙，

急忙开锁进了库房；

阿强捧起炸药跟进去，

大壮在外边站上岗，

机警的眼睛四下望，

忽然间东边射来一道手电光。

霎时走过人两个，

脚下皮鞋喀喀响。

大壮一看是两个巡逻哨，

当时心里有点紧张：

难道说我们的行动被发现，

为什么敌人此刻到库房？

排长和阿强正在放炸药，

俩小子一来有影响！

事到临头须放胆，

舍不出孩子套不住狼，

你们俩过去算没事，

敢往前来我叫你们全都活不长，

这时候，巡逻兵要把台阶上，

潘大壮先发制人端起枪：

（白）“口令？”“面包！回令？”

“香肠！干什么的？”“巡逻哨。有

情况吗？”“没有！”

“注意啊，今晚天黑风又大，

多加小心多提防！”

“是！”说完话那俩小子往北去，

潘大壮这才一块石头落地上。

这时候仓库里走出范排长，

后边跟着小阿强，

他们已经点着导火线，

再过一会就炸响，  
三人刚要把台阶下，  
可了不得啦，四面八方警笛响。  
原来是门岗给队部挂了电话，  
一查问，知道有人进了机场。  
忽拉拉，美伪士兵全出动啦，  
搜捕来到这库房，  
眼看三人被发现，  
范排长灵机一动有了主张，  
冲着敌人高声喊：  
“来人哪，这边有情况，  
有两个黑影往北去了，  
别叫跑了快开枪！”  
敌人闻听这一喊，  
冲着正北就开枪，  
啪啪啪子弹飞扬赛雨点，  
噗隆噔，两个黑影倒地上。  
这群小子往前闯，  
争着要把功劳抢，  
这个说：“这个功劳得归我，  
是我最先放的枪！”  
那个说：“你的子弹都打飞啦，

我放两枪都打上！”  
来到近前这么一看：  
不好喽，原来是两个巡逻岗，  
一个是四眼狗，  
一个是秃尾巴狼！  
敌人当时乱了套，  
又喊又叫闹嚷嚷。  
说时迟，那时快，  
范排长他们趁乱出了飞机场，  
刚刚走出没多远，  
就听身后轰隆一声响，  
三人回头用目看，  
弹药仓库起了火光，  
黑烟滚滚冲云霄，  
照得天空亮堂堂，  
炸得鬼子喊上帝，  
炸得伪军直叫娘。  
三人一见心里乐，  
完成任务喜洋洋！  
这就是英雄巧炸弹药库，  
痛打美帝野心狼。



## 哪儿安全

鞍山市曲艺团集体创作 李国全执笔

乙 这回我来说段相声。

甲 哎，同志，我跟你打听点事儿。

乙 实在对不起，我现在要演节目，  
您呆会再打听吧。

甲 不行，这事儿特别重要。

乙 比演节目还重要？

甲 还重要。

乙 什么事呀，这么重要？

甲 你要知道就告诉我，不知道可  
别乱说。

乙 好，您打听吧。

甲 你爱吃鸡蛋吗？

乙 瞎！我当什么重要事儿哪，鸡  
蛋谁不爱吃。不光鸡蛋，是蛋  
我都爱吃。

甲 噢！是蛋你都爱吃？

乙 爱吃。

甲 鹅蛋哪？

乙 爱吃。

甲 鸭蛋？

乙 爱吃。

甲 鸽蛋？

乙 爱吃。

甲 炸弹？

乙 那怎么能吃，没听说过吃炸  
弹的。

甲 可有一种人专门爱吃。

乙 谁？

甲 美国佬。

乙 爱吃炸弹？

甲 他不吃不行呀。

乙 怎么，有瘾？

甲 你想呀，美帝国主义霸占了越  
南南方，在那里进行“特种战  
争”，烧杀抢劫，无恶不作。越  
南南方人民人人对敌作战，美



国佬在那里天天吃炸弹，吃起来还是一连串。

乙 一连串？

甲 嗯，不光吃炸弹，什么弹都吃。

乙 还有什么弹？

甲 枪弹、炮弹、手榴弹、炸弹和滚蛋。

乙 怎么还有滚蛋？

甲 越南人民齐声怒吼：“美国佬滚蛋！”全世界人民齐声怒吼：“美国佬滚蛋！”他不吃不行呀。

乙 嗯！他不滚蛋是不行。

甲 约翰逊在白宫，接到报告，胆战心惊，忙派一名高级“顾问”到越南去视察，要研究新对策。

乙 他叫什么名字？

甲 他叫杨迪。这个高级“顾问”，耀武扬威，坐上飞机，刚到越南，就吃一弹。

乙 这就开始吃起来了。

甲 这一炮弹不偏不斜，把身上打了一个洞。

乙 把那个“顾问”？

甲 把飞机。飞机被打坏了，飞得慢了，欢迎的人可出汗了。

乙 为什么？

甲 等急了。欢迎他的人在飞机场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大伙就嘀咕开了。“喂，我说红桃K……”

乙 好嘛！扑克牌上来了。

甲 “喂，红桃K，你说我们这位顾问怎么还不来，飞机会不会被打坏？越共枪法太厉害，碰上就要呜呼哀哉了。”

乙 他猜的还真对。

甲 他们正说着话哪，就见杨迪坐的飞机，跳着扭摆舞就来啦。

乙 飞机怎么还会扭？

甲 不是被打坏了吗。这时候欢迎的人又议论开了。“喂，方块J……”

乙 又一张扑克牌。

甲 “喂，方块J，你看看，这位顾问可不得了，坐的这个飞机有多好。”

乙 好什么呀，飞机都打得净窟窿了。

甲 NO❶，NO，你不知道，那是通风设备！